



劉大姑娘

王澍著

上海

聯合書店刊

1930

1930. 9. 1. 初版

1 ——— 15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三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聯合書店刊

# 目次

劉大姑娘

珍珠

刁大爺

經理的信

樑上人

## 劉大姑娘

這是一個住了五個人家以上的院落，從這裏好像就得知不少關於這院裏一切情形的知識了，在這里說的五家以上，似乎不是肯定的話；然而肯定起來真不能成；因為院落是不大，所以感覺出人是多的，自然亂也是道理中的事了。在將人與亂合攏了來以後，曾經認為不是肯定的話：那‘五家以上……’的句子，又像是非常肯定的在這里成立了。

如果希望着——盡知這五家以上人家的詳細，可說是徒勞；因為人與亂是只可將全院詳細大綱表演一些出來而已，所以那最重要的職業一項，也只得捕風捉影的說些了。

在紛然的情況下，將事情頂好揀那最重要說着；因此談到這五家以上人家的職業來也只好是如此。現在將這院落之主人——二房東，賃着七輛黃包車的老板陳小虎除開外，那可以道說一番的職業者，有西洋廚役，與洋阿媽，有某司令的隨從人，有……至於後邊的自然都隨陳小虎老板事先除開放在一起了，這也是實事使然；因為陳小虎同那些人作近鄰，也是因為他們各個人生生活上和他有着一種關係呵。

現在不談到西洋廚役與洋阿媽，……等的身上去；原故自然是為西洋廚役同阿媽的生活，好似睡了覺似的，睡得像一隻瓦食盆邊的老狗一般，所以將以前同了陳小虎老板除開在一起的那夥人們當中，揀一個蠕動着的小小的人羣說一說吧。

今，這個院落居然會清靜了半個月；是南屋劉禿子的未喝酒，不飲酒而且經過了一截不短的時間，這在劉禿子可以說是首創，至於他為了件麼樣

的理由而如此，表面上似乎一個外人說不出理由的所在，他這舉動純乎是自主的，自動的，然而實在是反良心的，不欲爲的事也躬身去作了牠，那麼追在牠脊背後笞打着牠的，當然不用說是錢啊！

這個落院的靜謐，首先受到好影響的，是附在劉禿子身邊的母女倆，他的老婆劉二孀同閨女劉大姑娘，至少可暫不聽他的醉罵了，雖說附在他身邊的母女倆，但絕對不能說她們在他身上寄生。因爲他倘或遇到了天時不正的時候，比如在夏天裏吧，那麼當着七八天，甚至於半個月也看不見一些日光，雷雨使得街道上行人幻滅，黃包車埋在水中的時候，那麼躲在屋裏避雨的他，除去睡眠之外，一切全都是非常麻煩人的。這當然不是說一個慣拖黃包車的人，他的一雙腿腳不能插進泥濘裏去的，就是當雨水埋淹了他雙膝的時候，也見他高舉着黑袖大盃，涉着水，像游泳一般將雙腳從黑泥中拔出，登上雜糧店門前的階石。其所以令人感到麻

煩的，在時間上說，就是雜糧店裏，店夥的手在他眼前放平了的時侯；在物體上說，就是他那左手裏漲凸了麵袋，和那與漲起的麵袋誓不兩立的右手推出去的一節圓元醬色的銅板。因為店夥放平了手的，是他躲在屋裏聽着暴雨打屋頂的時可怕之幻想，就是那隻肥膩膩的手，可以令他戰慄，焦燥，發瘧氣，然而結果呢？却是使他感着一種近乎喜樂似的那略含些恐慌情緒的勝利，這勝利的獲得不用說全仗了那節銅板為工具了。然而從這節短短的銅板，可以有說到劉二孀與劉大姑娘的機會，因為這節銅板的來歷，是可以替這一個家庭裏的母女爭得一雙較好較高些的地位的，也就可以將她母女倆，因為什麼不是他身上的寄生蟲之所以然的理由完全道出。這樣一定有一部份人，將那不堪假想的懷疑，投到她們母女的身上；但是當他們隔窗眺見了她們母女倆緊挨着那比豆腐塊大些的玻窗裏，在可以燃燈的暮色中，低着頭拚命的縫着衣

服的時候於是他們之中，或者有的由於本來個性的忠厚，而開始懺悔着了，就是那奸滑一點的人們的臉上，也無法不顯露他那淺淺的笑容。

說起劉大姑娘，只要一聽這名字，就很可以使人判定她的年紀在二十左右，而且也沒什麼不妥的地方了。一個單間房，而住有三口人，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也會生有這般的一個女性，實是常令人假想而沒結果的事。若從劉二孀的臉上著想，或者還許有些規模；因為劉二孀那一雙人人認為娟秀的媚眼，與全部臉上各感官之活潑的表情，說把給一大部份到劉大姑娘身上，誰也不會否認的。然而閨女與母親的相貌，有時於表面上有着顯然的區別的，劉大姑娘的臉皮，却見不似劉二孀的那麼黎黑而粗糙，至於生長在左眼皮底下的那一顆小小的黑痣，恰似那東洋島國裏的美人一般的婦女，故意點染在臉上的黑斑痕一樣，特別令她的臉在色彩上增加了不少艷麗的成分，這固然不外乎是



白與嫩了，然而這白與嫩是同躲在花窗帘後的小姐有着天淵之別；因為被一般女性認為恩物的化妝品一類的東西，在她的夢裏從來也沒有會過面，這樣一張沒裝飾的臉龐，尙且能顯示出愛美的力量來，如此的一個女性，居然在這樣的環境裏長育着她懷中那朵青春的花蕾，這不能不令顧影自憐的劉大姑娘想到什麼‘紅顏薄命……’一類悲悽的句子上去；幸而她也能在無聊的燈下讀些鼓詞和唱本一類的閑書，而且也了解點戲棚裏面那扮演得使人垂淚的戲曲；所以時常將她自己的身分比擬到戲曲裏一個相當的人物上面去，就拿她時常想到的‘捧打紅鸞禧’那齣戲裏的人物來說吧，她所比擬的是一位窮漢保甲頭的女兒，一個姿色秀麗的小家碧玉。

春天的夕陽，斜斜的射在那不很清潔的一面玻璃窗上面了，隔着玻璃劉大姑娘半側的臉頰上，映上了一片黃錚錚金沙般的衰陽，她是在趕做着一

套新攏來的袍子，她用右手將布上的一條白絲線挑起來的時候，眼睛隨了手的向上姿勢，就也慢慢的抬了起來；在這時隔窗眺見了將抹過那截籬笆一座矮矮的身段邁着鴨步的洋阿媽金奶奶，慢慢的向着這裏的玻窗走了過來。

‘呵！金奶奶……’劉大姑娘將捏在手裏的藍海嘍襪袍料摺在一旁，臉朝着窗外。

說是金奶奶，未免要使人幻想出一個老嫗來，其實這裏的金奶奶並不是這樣，她是那尙能在社會舞臺上演着活潑的戲劇的一個女角色，精明而且漂亮的中年婦人——這也就是具有洋阿媽資格的條件——她現在是爲了劉二孀屢次請託的事情，在這傍晚的時候從宅裏趕回家中，一進街門直接的就往劉家屋門走過來。

‘二孀孀在家嗎……?’她邁進屋門裏來。

‘呵……金奶奶!’劉二孀與劉姑娘一齊迎了出來。

‘可把我忙壞了……又忙着喂我們小馬麗的奶，又趕着要回來告訴你們娘兒點消息……’金奶奶向一隻木凳上坐下去，一面用手拂着頭頂上的浮沙，一條捲煙在嘴巴間吸着了。

‘黃家却是詢問過了，男的確在本地哈祿洋行開汽車，每月廣薪水就三十塊，年賬結下來，紅利總分得二百多塊錢吧。’

‘什麼錢財多少的，都是不要緊的事，只是要門當戶對……’劉二嬸。

‘說起黃家來，二嬸也許知道呢，那開照相館的黃六，這就是他兒子黃永才……’

‘哦……’

‘有我在前面，什麼事還不好說？我的二嬸據我看，這實在是一門好親事吓！’

‘金奶奶說什麼客套話，我是滿意的，只——’

‘咱們姑娘嗎？’金奶奶看着挨近窗邊低頭作活的劉大姑娘。

‘姑娘的心，我是知道的了，用不着去問人家，怪難堪的，作娘的只要說一句話吧了。’

‘等會和她爹商量吧，閨女不是娘一人的哩！’

金奶奶走的時候，劉大姑娘沒有送出，在這時偷空將擱在炕上的一塊青年人的像片拾在手中，一雙柔媚的眼光，投進像片上面反映出來的一片黃昏的光芒裏，而且用尖銳的眼綫，將像片上那個青年人之臉的輪廓，仔細嚴密的封鎖着……

由屋裏瀰漫着的瑩瑩燈光，小小的玻窗上面已反映出漆黑黑夜的色彩了，這時劉二孀背着燈影，一隻手伸入菜盆裏攪拌醃黃菜芽，立在一隻油亮烏黑的盥廚前面脊背向着裏壁棹邊坐着的劉禿子，劉禿子呢？他是將臉對着棹上的燈，一盞不高的洋燈，好似被他的一雙眼綫牢牢的繫着一般的情景，至于劉大姑娘手裏依然捏着白晝縫着袂袍，坐在劉禿子的對面。

‘是晌午吧——金奶奶又來了，’劉二孀半轉過

身來，面向着丈夫。

‘她提過黃家吧？黃永才……’

‘哈祿洋行開汽車，一月三十塊。’

‘那倒是小事哩；我——’他的手在禿得發亮的頭皮上抓了一圈。

‘還要怎樣呢？這個年頭！’

‘我想——’他的手在頭頂上又抓了一圈。

‘……………’

‘親事是不錯的了，但是女兒嫁了出去，可也就無法可想了。’

‘想什麼法呵？’她驚疑的瞅着他。

‘難道女兒嫁人了，你也不活着了嗎？’

‘那麼你留女兒吃她，喝她不成。’

‘這年成不比從前了，無論什麼事男人也不及女人吃香……想什麼法？不想法就不用說活着，就說小牛的姐姐吧，不全仗了她，說來真難爲那孩子呢，統共十六七歲，一家人倒都靠了她樂得過太平

年……犯法！這個逼人的年頭，講不得了，樂一天說一天，誰甘心過苦日子。’他說時瞬着劉大姑娘頰上漸漸泛起的一片緋紅。

‘唉，猶疑不定不全都是爲了這個嗎？’劉二嬸似有些感慨了。

‘再說這年成，遍地是錢，只要人去揀，怕沒得化用，只要放些膽子闖着幹！’

‘那也不是空口說說就成的事，總得是怎着怎着的大小要有個法呢。’

‘爹盡管說什麼男的不及女的吃香哩！像什麼話？難道——就是小牛姐姐吧，不管怎樣忍着奈着，改名吧換姓吧！人家頭上腳下比起咱們來總得高上八倍，就是做着人家小牛姐姐這樣去幹，怕還幹不成哩！’劉姑娘將袂袍摺起，站起來走向裏邊坑上去，將一張緋紅的臉閃進黑影裏面去了。

燈光上，他與她的一雙眼線，在一同斜度上，投射到黑影中那團暗白的臉蛋上。

在劉禿子可以說是爲尋覓光明而曾一度的努力，或者因此精神上都感到疲乏了，因爲他在很有把握的情形裏，居然捏着筆開了下面的一個單子：

三新棉被	四床
織貢呢短袷袍	一件
紅色印度綢	一丈
綠紡綢窗簾	一塊
黑色透花皮鞋	一雙
真絲襪雪花膏香水等零星物品	

劉禿子是爲尋找光明曾一度努力來，這只看過上面的單子就滿可知道了，然而光明的來源，竟斷不定究竟是在那裏呢？就這一張單子來說，在劉禿子的眼裏，可以比作向黑暗中找光亮時捏在手內的提燈，自然老婆的觀念多少要同丈夫的有些一致了，惟有劉大姑娘望着那寫着可愛的字音的紙條，美麗得恰似春天黃錚錚的太陽的光輝。

這張窄窄的紙條，是在劉姑娘的手裏呢，而且

已經被一雙軟的肉手，壓滾得差不多似一隻捲煙的形狀了；作這種事情的她，可以斷定是純乎出於無意識，至於看了她那一雙向窗外陽光裏一隻肥大母鷄身上的眼光，使人對於悵惘沉思，究竟是一而二或二而一，就越發的不能體會到了。

根據着一張面積不大的紙條，使劉大姑娘和她身外的週遭更換了顏色，三新印花的棉被，遮蔽了看熟了的一方矮坑上，從那些尙沒有安置妥帖整齊的各色洋貨裏，看出好像不久就將要在這咫尺間的屋裏發生一些動亂似的，自然從洋貨二字上，很可令人們幻想出五光十色的背景來，就是使人們的眼睛，較平時略睜得大了些，總之是使人的神經從反應的感覺裏一點比一點興奮：

仍然是以前的這個院落。但是脚一邁進大門來，及至抹過一截新漆得的灰色竹籬笆柵時，眼裏就像是驀的飛進什麼東西似的，要說全院全沒有



比先前改變一些，那麼眼裏分明映着一片富有激刺的淺淺的綠光，從方向上知道是劉家的窗戶，這一片綠的色彩，不用說當然是爲的摒擋籬笆邊所有的眼光了，這片綠色綠得有些似那嫩葱葉子一般，尤其吸引人家眼力的，是凸起在玻面上那縱條的摺紋，看去像是被春風吹拂着的一片軟軟的湖水；而且在那太陽直射到上面的時候，綠色常常是黑了半邊的，就在黑油油的光芒裏，時常眺望得到一張雪白的臉容，烏黑而且放光的短髮向後梳着，塗滿雪花膏的秀俊的臉上，架着一具玳瑁邊眼鏡，一雙黑溜溜的俏眼，伶俐的向窗外籬笆這邊掃射着，直等到走在籬笆下的行人，將眼線打上玻璃時，不是黑的那半邊變成了綠色，就是白臉兒划進綠色的那半邊裏去。如果那一個人是幸運，他還能同時同地眺見一個臉龐豐滿而細膩潔白，剪着時髦黑髮的頭顱，而且一雙頭常常像拚命時舉行的撞頭的勾當似的，臉向另外的一個臉去湊合，就是

說帖在一起，這種勾當，旁人很少有機會見到，就是撞見了也不過粗粗的望見兩顆頭在向一起挨哩；這挨可以比作那電氣的流動一般快，而且一眨眼間復又離開，有時滿眼裏全見到綠色，全個窗子上看不見一條黑玻璃的時候，而在不知什麼地方，却顫震着一陣陣粗細與清脆渾合的戲謔聲。

雖然就只這點點簡單的情形，然而就足以提高全院之熱鬧的程度了，熱鬧的感覺，也只出於熱鬧的發源地，至於放在一旁躲着的局外人，自然領略些所謂亂的情緒了。

在這所有能夠感到亂的情緒的人們，都可以借此得些嗅覺的滿足；因為在紛雜的情景下，時時有一種撲鼻的香芬；阿芙蓉被火燃燒着時所飄起的氣味，這還不能算全院的芳香，因為此外尚有使人增加口津的渾腥腥菜的熱香，尤其是當劉禿子親手將他那隻沙酒壺放在灶口上面的時候。

夜來了，綠窗裏迷朦射出一片紅昏昏黯淡的

燈光，要知道在這時屋裏的燈光，決不能像外面人們眼裏的一般晦暗，外邊其所以然看成紅昏昏的光芒；是因爲屋中射向窗子的燈的光線，曾經滲透了一層綠色的原因。

在這黑夜裏，寂靜中，聽到皮鞋碰地時那格格的声音是時常的事，而且當這聲音來臨的時候，院裏漆黑黑的地面上，總划動着一條帶子一般駭人的電光；在這斜斜的一條光亮裏，可以清晰的眺見擺在地面上的每一顆小小的砂礫，而且在砂礫的上面移動着一雙尖尖的黑油油的皮鞋，鞋頂的尖處，還可見到從裏邊攢透出來的一點點肉色絲襪的斑痕；單獨的見到這一雙腳是很希有的，每次總在這一雙腳的右邊，在一致的動律下，移動着另一雙豬肝色彩的肥大皮鞋，這四隻眩人眼目的腳，在黑的道上凸起的青白的電光裏，配成了兩對，至於腳以上的情景，能夠知道些的，也只限於那雙尖皮鞋上面插着那肉色般的絲襪統了。

全院落裏所有的眼睛，都感覺着有許多異樣的東西在裏邊跳動，本來與視覺嗅覺各方面都受有強烈感應的人們，現在於聽覺這一方面也有了相當的感覺了。紛雜的人物中間，近些日來時常能看到一位年及花甲的白髮白鬚的盲叟，走進走出時捏着他那馬桿頭代他挾着那琵琶的領路人，自然不是劉禿子就是劉二孀了，於是小小的綠色窗扉中，不斷的飄送出縷縷抑揚妙婉的琴弦聲，和嬌滴滴黃鶯一般的歌調。

而且當綠屏中坐在一位如花朶一般鮮豔的女郎的面前；那盲叟的晦白的眼珠向屋頂漂着，着長指甲撥震着琴弦的時候，所有的人們，在他們各自寂寞的心房裏，都似禱祝一般，而略有些好奇似的，默默的暗語着：

‘劉紅娥又在用功了……’

說到紅娥這倆字，是有相當來歷的。紅與娥差不多是同那閃礫的洋貨品先後進到這小小的綠屏

中，而落在傍窗坐定的一位美麗的姑娘頭頂上，至於什麼而想及了紅娥那是與綠窗扉的有着關係的；因為在一方綠窗扉上，閃動着一位紅娥姑娘，實際上先不用說，單只於想像上是夠多麼漂亮呵！……‘萬綠叢中一點紅。’夠多麼妖豔！當然吸人的魔力也就很可以的了。

一天正午的時候，綠的窗扉忽的又黑了半邊，黃鏘鏘金水一般的陽光，柔媚的撒在一張微紅桃花一般的臉頰上了。這時能夠清楚的看見，那剪齊了的黑髮上邊所反射起來的金星星，而且在這時立在窗外遠遠的人，如果臉是向着這裡，眼是對這裡看的時候，那麼他的一顆心，就要不由自主被划動在窗面上那媚人的眸子牽來牽去，以至感到動搖；而且因眸子的烏光的渲染，下巴以上正中突起的一顆紅口唇——一朵將開的紅玫瑰花在窗內晒太陽，這是使人時常想到的。

‘唔！張先生……’

她正在用眼迎太陽光向院中眺着的時候，忽然籬笆邊抹過了那曾經和她在綠窗下親吻的，那架着玳瑁框眼鏡的英俊少年，窗子上黑的那半邊裏馬上幻滅了一隻麗影，而且忽的不知什麼時候，又全映出了一片媚人的綠色。

張先生進屋裏去了。

不久綠的窗又忽的黑了半邊，張先生懶洋洋的將背欹在那里，懷中抱着一隻琵琶，緩緩的調起琴弦，在從看不到的地方，真悠悠飄流到院裏的，是一縷清妙之歌聲的音波：

‘八月裏秋風陣陣涼呀……

一層白露啊…一層霜，

掛倒鰻吊死喬麥桿兒上……

……

浩月當空明宇宙，

妓女自嘆在青樓，

斜欹欄杆皺皺眉頭——

噯喲喲一陣陣好悲秋……

……’

因為歌聲溢洋了這全個的院落，在歌聲的悠揚裏，又有三個與張先生相髣髴的青年走進籬笆，而且步入紅娥屋裏去這回事就全不知道，現在屋裏的聲浪，却較不久的以前複雜多了。

這時候劉二嬸因為站在簷下，小缸旁邊的爐灶前面，所以臉給火氣烘得完全漲紫了。左手揣着一隻大油碗，右手用匙挖着盃中已凝結的白臘一般的豬油，將匙在鍋邊上慢慢的磕着，雪白油塊沿着烏黑的鍋圍像一片從嘴裏吐出來的皮糖一樣，安靜向鍋底垂着，漸漸由鍋的中心，升起一縷嫋嫋微渺的青煙，捧在她手裏的一盃打合過了的雞蛋汁，播在鍋裏了，隨着一片嬌脆的爆炸聲，泛起一股濃烈的暖暖的香芬。

那肉麻的笑語聲，挾着杯盤匙叉相撞聲，和人們的上下唇當黏在一起而復張開時那咀嚼的嘴巴

拍打聲……統統都由那嫵媚的綠窗裏飄漂出來。

不曉得什麼時候，新沽來的一瓶酒，給劉禿子暗地里偷着喝去了半瓶；因此劉二嬸氣急坐在窗下的石台上不敢高聲的數罵着，歛坐在水缸旁意態朦朧的劉禿子。

從一切的情形中，都能知道張先生今天又在紅娥這裡請客了……

天漸漸織起一重重黑色的網來，全體伏在這網上的小小閃灼的金星，一顆顆都在用眼瞟這個院落，瞟着這院落裏向南開着的一隻小小綠色的窗扉，在一團黑霧裏面，望見一片異樣的光輝——從綠色的窗洞裏滲透過來的紅黑黑的燈光。

靜靄的夜芬裏，令人增加口水的那菜的熱昏，還沒有幻散的時候，隨了那射向院中的紅沉沉的燈光，又飄散出一片阿芙蓉在燈焰上所發的一種令人興奮的香氣。

大約當夜內十二點鐘的時候吧？在紅娥所住



的這條胡同裏，於黑影中遙遙眺見地面流動着三片昏黯的燈光，由地面上反射過來的光亮裏，眺見三隻破舊的包車廂裏面，都一般插着三截寬窄不等的身軀，三顆頭顱各自在上邊像軟化了的皮糖一般黏黏的搖在上邊，而且當燈光划過去以後的時候，留下一片薰人的酒底氣芬。

天還是同以前一樣的黑着；但是隔壁的鷄已經連續的鳴了起來，因為鷄的鳴叫，所以小窗裏的燈光也就幻滅了，直至東方又昂起火一般的太陽，而且斜斜的映在那嫵媚的綠窗之一角的時候，在小窗外纔漸漸的開始聞到一縷微渺的鼾聲。

太陽筆直的射到綠窗的時候，那綠色纔忽的又黑了半邊，而且張先生睡意惺忪的，和紅娥又坐在那里了，親吻不親吻這是說不定的事，但是很分明的他又在那里相視而笑了。

也許和久已忘懷的金奶奶有些關係吧！這環境的神速轉變！要說以金奶奶那麼一個幹練的婦

人，却實足以左右一個小小院落的空氣，就因為她才使這院裏的空氣在色彩上改變了多處，在溫度上也像是特別加高了許多，這事雖然和她立在反對的地位，她固然是在這般情形下失敗了，然而一切發動的原因全寄在她一人身邊；這就是說如果她最初不為一種打算而向劉二嬸熱心的提到那每月掙三十塊大洋的黃永才，那麼或者也許不至於使劉家的人兒，一致的思索着未來的滋味了吧！說一句簡單的話：劉大姑娘無論如何總不至於找到紅娥這名號了。但是金奶奶是處在失敗之下了，若依照人類可惡的本質論，金奶奶能作到甘心的地步嗎？不能甘心，就要懷抱着一種大志，而當她這志達到了目的時候，在這廣大的世界裏，數不清的人類中，也就要不免有幾隻生命驟然在生活的溫夢裏受到了打擊！

不幸的寂寞，在沒有降臨到這院裏的時候，好像有一隻驚人的手，突然的伸進了那充滿着春色

的綠窗，而且在那美人的胳膊上，搯了一下似的，這分明是警告的勾當了。

不是單感到寂寞就可將全院內外一切的情形具體化了呢，倘若是一雙很熟的腳，踏進現在的這個院門來，隔着那截依然如故的籬笆，眺望到一切的時候，忽然好似於精神上有了缺陷似的，淒涼的沉寂裏，找不到嫵媚的綠窗了，而且令人感到分外不如意的是：吸不到那使胃部微顫的菜的熱香了，而且挨近那神祕的小窗那一隻屋門，也已經有一隻茶杯大的黑鐵鎖，靜靜帖伏在門框上邊；曾經豔麗過來的玻窗上面，黏着一張社會晚報，在沒有印着油字的空白地方，被陽光晒得焦黃着了……

這樣的院落裏，似乎是只有一張肥白的滿撒笑容的臉蛋，與一陣陣得意的清脆的笑聲，吃過午飯以後大家集在街門前或院裏享太陽的時候，金奶奶總是對大家談着：

「……就是外國人回去了吧，事情是丟了！不

錯！丟事沒丟人……人還在這裡哩……咱們都是窮命鬼，沒人家那麼大的福氣，帶着女兒去找樂去了……家敗人亡……這毛丫頭總算也昇格了呢——從福喜班子聽說改進梨香院裏去了……’

‘也怪可憐的呵！有時劉大叔在屋裏呢！黑虎虎總是瞎聲嘆氣，我們招弟兒夜裏醒來問着我“媽媽！劉大叔怎還沒睡哩？”我心裏說不出的難……’丁大嫂說時，臉上的表情非常悽愴。

‘唔，招弟兒媽，事情你那知底細吓！說什麼可憐呢，將女兒推進火坑裏就夠了，沒事一個作爹的，盡找着女兒逼錢去灌酒湯，那嗎啡針胚！……’金奶奶說完，用力的向着那帖着社會晚報的玻窗下，唾了一堆雪白的唾沫。

曾經說過，院裏住有某司令跟從人，司令之跟人差不多都是武裝的，而且幾乎沒有一兩個對於所謂班子樂戶等地方不大熟識的，本院這位武裝的全紹卿先生恰恰一雙腳是在跑着大名滿城的什

麼班，什麼院等的地方。

一天晌午的時候，全紹卿先生走進了杏仁胡同，本來頭是在低着的；因為將吃過了飯，想將半噴出喉嚨的那炒黃菜的迴味氣吐在面前的空中，才將頭一舉，眼前遠遠的走着一個人，從身後當然只能窺見一張背影，晒在日光下赤紅的脖子，薄薄的沒有一雙鈕扣的灰布棉袍，給風打動得像是一隻飛着的蝴蝶，左手托着一隻砂酒壺，右手捏定一條短柄的刀子，刀光在太陽下閃灼出雪一般輝芒，幾乎走不上三步就仰起頭吃一口酒，而且將那手裏刀尖，向空中猛的刺扎着。

‘這時你不認識老子了！……爹給你背着二百多塊錢賬……今天沒一斤酒錢就你死我活……’踢在灰棉袍底邊下的一雙腿腳，隨了嘶嘶的聲音拆進了梨香院。

一位著了整齊武裝的軍人，竚立在梨香院的門外，將身半向外側看，頭是徧徧的，頰臉上與

眼神的表情，非常的細緻而深沉，分明是在驚心的傾聽着，這時各種粗細不同的吵嚷聲，都似潮水的退息一般平靜下去。單單的聽到一縷嬌脆而綿延的肉的顫聲——紅娥又哭了！

一九二九，五，六，夜脫稿

於北平西城某獄中

空白页

## 珍 珠

在一條狹窄的胡同的盡頭，那個每天清晨必見到的賣肉的人，膀下跨着那隻橢圓形的木籃，寬寬的一條牛皮帶子，將那伸長了的勃子斜斜壓出一條血印，一顛一顛的木籃底下突起的屁股，抹過胡同的盡頭——一隻掛着碎灰片的破牆角。

如果在這清晨的時候，走進了這條窄巷裏面，尤其是步到那黑漆已經剝蝕了大的一座板門前面的時刻，鼻中總一縷縷的撲朔半着肉底香氣味，從半掩着的門板外望了進去，所能眺到的是一圈破草蓆子，蓆身沒有多麼高；所以露在蓆子外邊的窗格，和懸掛在窗柱上面那所有紫紅色的乾辣蕉，與一串枯稿了的醃蘿蔔，就全能見到，蓆圍的封口



處，一雙相對的蓆頭之間，距離得可以通過一個人的腰板，在這條窄的夾隙裏，一角爐灶同安放於灶口上面的一隻染着白煙霜的鐵鍋，全顯露在蓆圍的外邊了，地上坐在灶眼對面的一片火光裏，抽風箱的女人，是時才抹過胡同去那賣肉的德榮的老婆。

她的臉給灶口內閃灼着的炭火烘得通紅了，身兒前後一起一伏的抽着風箱，沿了鍋邊自木蓋底下突起一縷縷乳白色的水氣，當她將臉鼻挨向鍋邊去嗅的時候，水氣掠着她的鬢角時，那軟髮像在曉風裏一般悚悚漂動着，她立起身來，將木蓋隱隱掀起，一團熱氣轉在她的頭頂上了，漸漸昇着，層層疊在一起，成了薄薄的一片雲一般似的，而幻滅在青空裏了，這時一種刺鼻膜的香味，使得人的牙根發酸，一塊塊肥瘦相間的爛肉，借她手中的竹篾作了橋樑，隨着都跳了一隻綠釉瓦盆裏面了，她垂了手站在灶邊，凝視着那綠瓦盆，靜候着肉涼了

後割開，準備丈夫二次回來取肉，水氣一些比一些淡下來了，盆裏面肉的顫動在她眼裏也一些較一些微細了。

盆裏的肉還沒有十分涼透，木籃放在灶台上面了，頭鍋肉賣了的德榮又回來取二鍋肉了，他站在灶台前，一塊塊將肉從盆裏捏出，一層層攤放在木籃裏面，末尾將手伸進一隻鐵罐裏，抓出一撒糊椒鹽來，散在肉塊的上面，隨着泛起一縷異樣清淡的香芬。

他將屁股的一半，跨坐在灶台的一角，雙腿向一起搭着，手裏捏着一隻藍釉菊花的大茶盃，盃邊在兩片紫紅色的嘴唇間夾着，茶的熱氣不時使他的一雙伶俐的大眼向一起搓合着，臉向着的是東方，所以給出來不久的朝陽照耀着了。

從鮮明的日光裏所見到他的面容，是非常的細緻，靜靄的頻上，沈隱而尖銳的眼光，看了就知是一個似乎可以說是具有很強意志的人，而且從

那橫紋特重的前額與眼角地方看來，還是於生活的行程上曾經受過相當波折的人，只是在臉皮的顏色上還確乎似二十多歲近三十歲的壯年生來就在顴骨上邊微微透映着兩片血紅，雖然是因為在臉上缺少肉的原故，而高高突起一副顴骨來，但是由於這點才更顯示出他個性的聰慧來，脊背因為給每天二三十斤的木籃與寸寬牛皮條洩得有些灣着了。所以他那伸向前邊的頸子，總顯得有些細長似的，在這可以不着一件單衫也不覺得冷的天氣裏，可以看見他頸子上面那斜斜帶子一般的結繩條積壓出來的肉印痕跡，他薄薄的唇在吮着漾在盃裏邊的熱茶，從那破灰呢帽下垂的邊緣底下望出去的一雙眼線，是浮漂漂的，有時落在蓆圍上邊已經折斷了的地方所拌住的爛布條與撕碎了的破報紙等上面，有時斜斜睇着正在晒太陽的雄鷄那翹起閃着彩光的尾巴翎，有時眼線溜出了蓆圍的破綻口，直打上虛掩着的板門，好似門外有任何動

靜似的，這不是在看，簡直是死死的瞅着哩！忽的眼線給一段女人的胸腰划斷了，德榮嫂一手捧着鹹菜條，一手捏着一團雪白的饅首。

‘今天蒸的看夠多麼饜呵……’她將筷同菜碟放在灶台上，將饅首遞給他手裏。

‘吃這雪白的洋機器麵，是比小米好吃……可是也……不容易吃……’他手裏的饅首成了一隻月牙。

他一壁吃，眼睛總是一壁釘住在簾窗外遠遠的門板上，她這時蹲在灶台下邊的一方木板旁，用刀切着紅水蘿蔔，在將蘿蔔斷成纖細的條絲的時候，抬起頭來，不由的也向門板那邊望了過去，她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似的，望着他沉悶的臉色說話了：

‘總不會來了……昨天我同他們說過了，足說有一點鐘的工夫，不過暫且先這樣應着他們……底細怎就給他們知道了？怪事！也許是西院那比不

死的吳老頭子，爲一盃酒將底細賣給他們了？怪事……’捏在手內的菜刀一絲不動了，只仰起臉向坐在灶臺上面的德榮茫然的凝視着。

‘不知道！人家是作什麼的人？衛生局的稽查！’

‘真是逼人的年頭呵！逼人！該作什麼去好……統共這賣買沒作多少天，又不成了！說賣狗肉好，誰知又有人查……無論怎麼和他們說也總是個不成，橫豎是不成！總是說不許民衆們賣狗肉，一定說他娘的是死狗……’

‘……………’

‘不衛生’咬着饅首，他自言自語似的眼望着門板，將頭搖了一搖。

這時門板似乎微微一動，他的脖子也隨着向前伸出了些，探望過去；但馬上又縮了回來，後門板底邊，一隻隻黃的，黑的，花的鷄兒們，無聲無臭的跳了進來，一隻尾隨著一隻，都聚集在德榮嫂的身邊了。

---

她蹲身在那里掬米，地面上撒着一片黃鏗鏗的小米粒，她一壁望着鷄們的小腦袋瓜一垂一垂的向地面上舐着米粒，一壁隨着鷄兒們起伏於地面上的頭，一句趕着一句的罵起來了：

‘活不了！活不了！往東跑東有狼，往西跑西有牆……我知道這是要咱們的老命，狗肉不許賣——不衛生賣你祖宗的肉衛生嚟！狗肉不許賣！……你老娘割你們這羣小高的屁股肉去買！……民衆！民衆！我的老天？民腫嘍！……’

‘夠了夠了！你盡管嚷也不及事呵！怎說也得另想法了，本來就是他們查不出來，這血盆裏的事成也不想再幹了，這把屠刀得放下就放下吧，難道真就找不着一盤飯吃？’他說時似乎爲良心的驅使，而有些懺悔了。

門板又微微動了，他的頭也隨着向前探了過去，在門板張開的窄隙裏，擠進一個高身量胖紅臉的巨人。

‘呵！老二這早就出來了？’他腿一動下了灶臺。

‘榮大哥二鍋肉還沒熟嗎？’周老二走進簾圍裏，手中的百靈鳥籠懸掛在簷頭的一隻鐵釘上面了。

‘這兩天怎麼樣了？……聽說——’周老二坐在灶台邊和德榮臉對臉。

‘喝茶！喝茶！新鮮的……唉，怎樣了嗎？不用提他媽的那回事了！’他捧杯茶給周老二。

灶臺上面二人囁囁的喝着茶。

‘就是昨天吧’德榮接着說：‘稽查又來過了呢！無論如何也不准賣，不准賣狗肉……賣肉算是不成了，不賣也好，血盆裏的事幹不得，這把小刀子扔下吧！有飯吃沒飯吃，再說吧’。

‘其實賣牠還不是為多賺幾個錢，實話說吧！這宗買賣是不用多少本錢的，本輕利重的事誰不搶先去作，怪人家賣狗肉嗎？……’

‘自從我抄起這把刀起直到現在，雖然錢多少

總算掙了些，可是本錢哩？除去木籃，刀，五香料，葱，醬零碎東西，統共費不許多，本來這宗賣買誰不曉得是現成的貨，夜裏宰兩條，天亮肉爛了，前後兩鍋，三十吊一鍋，二三如六，起碼六十吊錢——六百銅子兒還不夠花兩天的嗎？……稽查員……不衛生……了……噯，他媽的不幹就不幹……’他的手不住撫摩着頸頸上斜斜的那條血紅印紋。

‘……………’

‘……………’

只聽到德榮嫂手裏的刀碰着木板的聲音，靜默的空氣裏聞到一片正在吃食的鷄兒喉嚨間咕咕的微音。

周老二吃過幾杯茶去以後，坐得似乎有些煩悶了，腿一動，下了灶台，走向簷下仰起胳膊，烏籠提在手裏了，走近板門將步行出去的時候，並沒轉頭一壁走一壁說：

‘現在就是這個時代，難說理的時代！錢——



你說牠來的難，那麼就比登天還難，說牠來的容易，就比什麼全不麻煩，還是那句話，遍地是錢，……想法去揀，我周二兩肩膀夾着一個腦袋跑進城來，從前我也是這樣嗎？也從苦水裏渡過……謀生敢……犯法……命……’門板的一條縱着的灰色裂隙裏，擠進了一張寬大的背影，灰色馬上也加寬許多，鷄兒們伶俐的將身閃入了灰色裏，又靜靜跳上了門坎，然後又輕輕的跳落在門坎外邊的地面上，一隻尾隨一隻，向門外的兩旁流水一般的散去了。

一個深夜裏，一片黯淡的燈光搖在這條漆黑死寂的窄巷中，一點火紅漸漸擴大着，于是在沉沉的光霧裏，眺見了一隻黃包車，車廂裏挺坐着一個男人，兩腿之間夾着一隻柳條箱，在箱頂底上面，一隻手握着一隻黃色皮匣的提樑，流動在地面上的燈光，在一座黑色的板門前停住不動了，從車中走下來踏上階石的那個人，只連續的乾咳了幾聲，

緊閉着的門板像自己碎成兩半截似的呀的開了，而且從裏面射出一道燈光來，這時車夫正將臉挨近油燈的玻面，數着第一次沒有數清的銅板，所以門裏與門外的燈光打成了一片，因為光度的增高，看見了站在門坎內的德榮嫂底眼線，從丈夫眼裏抽出，而捉住了她和他腿間那矗立在門坎上過的柳條箱，而且那沒有捏着燈的手，是在接他遞送過來的黃皮匣，她像盡完了她的責任似的，扭過身兒回去了，他將身似乎向下蹲曲了一蹲，柳條箱給他的一條胳膊夾起來了，箱子同人都進了板門，車這時還沒有走；所以引得他的眼又在門外的光亮中打了個旋轉，及至那坐在車踏板上面打盹兒的車夫，糖飴般垂點着的腦袋被他瞬見了的時候，兩片張着的門板，悄悄合成了一塊。

差不多將及半個月了，德榮住着的這個院落聞不到以前的那炙肉的噴香，從一進門就可望見德榮的屋門口，這原故自然是在眼裏少了那藤圈，

這光景能夠使人的眼睛發亮，灶台折去了，從窗前階下都能看出比以前清潔了許許多多，窗紙同門簾都變得雪白的了，而且出入白門帘間的德榮嫂比以前豔麗甚至年少了，油黑光亮的髮髻上，總顫動着媚媚的花朵，瓏子耳環全閃灼着金黃的光澤，從前如果不去到大街上走是輕意不抹粉的，而今就是，在刮狂風，或是下着暴雨的時節，那青絲般的髮總梳得光光的，臉上除去香粉之外，嘴唇點染得恰似一朵紅玫瑰花蕾，走在院的地面上，地仍是以前一樣的不平坦，而德榮嫂的一雙削瘦了至纖腳，走在上邊，實在是瀟灑得愛人，秀麗的確是秀麗了，甚至於說話時的聲音較以前都微細了，當然比起從前整天走進走出天人時的樣子可以說是心平氣和的，緩緩的笑聲，也比以前多了。

德榮呢？每天都小心的用保險刀片在嘴邊一帶及頰旁一刀一刀的刮着，額前因爲那未曾洗淨的豬脂肥皂的晃射，總閃灼着光輝，上等棕色呢

帽將長長的粗眉毛緊壓着，那伶俐的眼光，蔽在一雙褐黑色的鏡片後面了，脊背像是伸直了許多，灰色的長袍上回，有時罩着黑的馬褂，有時是窄小合體的漂亮坎肩，而且最近在那鈕扣上面，看到一條軟軟弧形金黃色的錶鍊，那蹬着薄皮底奇呢鞋的脚，就像是曾經和德榮嫂商議過似的，邁起那莊重安詳紳士的步子了，從棕色帽緣底下望出去的一雙眼光，不似那般沉沉的了，如果有誰的眼線接觸了他的，就能知道包含在他的眼裏是有着那些個機警。

一切全都變動，一切全不是以前的一切了，在院裏蓆圍拔去了灶台折去了，肉的噴香與血的羶腥勾滅了，窄窄的小巷裏永決了一個賣肉的，而且巷底盡頭拐角處，常常抹過了一個提着黃皮匣，普通紳商模樣的先生，而且這先生給人們看到却也是難以多得的事。

在一個晨光熹微的破曉裏，一條窄巷裏，團團

包圍着一座黑漆板門的人，當中有警察們，有着了長袍的壯漢，黑鴉鴉的一叢人，向着門板拳腳交加的攻擊着，板門像鐵一般絲毫沒動，一個身材特別壯大的人，將他底袍的底襟掀了起來，塞在腰帶的中間，另一個人蹲身下去在牆根，給肩胛令那人踏着，站在內的梯階上的腳，借肩胛上邊肌肉的彈力，將身一縱，雙手抓住了牆頭，腿向上一拔，將牆騎在身上了，這樣一個個都騎上了牆頭，又都將垂在牆外面的一條腿輕輕舉起，一眨眼間連人和影一起幻滅了在牆頭上邊。

隔着門板，聽到一陣搔動的聲音，潮水一般浮起來了。

一條捲烟決吸不去一半的時候，還沒有過去，門打開了，走出來的人，像是湧着的一渦水，一張白蒼蒼的臉頰作了水的中心，德榮嫂半低垂着頭，被人們包裹着，至于德榮在什麼時候？自什麼地點而兔脫？這使得機警的巡官與聰明的偵探一致的

莫明其妙，捏在隊長手裏的白法繩，祇好牢牢套在德榮嫂的一隻袖管上，有真藏而似付沒實犯，所以滿盛了鴉片煙膏和金丹的柳條箱，同一隻裝有幾柄以上勃郎甯手槍的黃皮匣，隨了一羣似乎全體悵惘的人們走去了。

大街上馬路兩傍的便道，擁滿蠕動着的行人，正是清晨五六點鐘的時候，人們的肩胛互相的擦着，穿在胳膊上搖擺不定的竹籃，撞着軟軟的屁股，泥濘的道，爬滿大小各樣的腳，腳的兩邊，排着盡是木桶木籃等，都斜斜放倒在地上，有高高堆積得似山尖般那青青紅紅的鮮菜，閃在忽左忽右的頭顱上面的眼光，有的射在倒懸在木籃底提樑上面，那刷白了鴨子底胸脯上邊，有的和那躺在木桶內死魚底眼，由晶瑩冰塊下透射過來的呆呆的眼光接觸着，賣豆漿担子的近旁。圍繞着老太婆，少婦，小孩，奶媽，店夥，廚役……都同黏在盤邊的蒼蠅一起吮着雪白的豆漿，東方的太陽漸漸升高了，

一切的人和物全反映出朝陽底澤彩 從那銀白色的魚鱗上面，嫩紅淡青的蝦殼上邊，甚至於人們將洗過的臉頰上，都能望見黃瑩瑩朝陽反映的光芒，陽光一些比一些高起來，漸漸由溫暖而火熱着了，泛在鼻頭的一陣陣腥臭，一些較一些來得濃烈了。

一隻滿盛了鮮菜鷄魚等物的竹籃，在一個高身材的廚役底脇下帖着，竹籃底邊沿向外垂着的葱葉，軟軟的隨了他底步伐顛抖着，蕉黃的舊草帽套在他底頭上，從下垂的破帽沿底下望出去的一雙沉沉憂抑的眼光，與高高的鼻子，同伶俐且大的眼睛上細細看過去，都得承認他就是那曾經在一個晨光熹微的破曉裏跳牆遁走的德榮！

他走出人羣去以後，才顯出那比以前遲鈍的步伐，和下灣的脊背，精神的確破壞了，感覺似乎不那般機智了。他急急橫渡過了馬路，來道東邊的便道上走着，因為這地方不是早集的菜市，所以人比較是稀少的，因之他從容的將短短的烟袋自腰

間掏出來，划起火柴吸着烟了，竹籃裏一叢嫩綠的石香菜子，在籃沿向下垂着，一抖一抖的吻着籃底以下的一隻衣角，他攜了重重的筐，所以將身向前洩着，一片濃濃的白烟瀰漫在一隻牆角上面的時候，竹籃尾隨了一隻人影折進了石貓胡同。

是一間大客廳，裏面的一切陳設夠得說是華美了，閃着銀星的金牆壁上面着，滿掛濃描淡寫的山水畫，和洋漆木櫃裏罩着的一副副的湖繡，花，草，虫，魚似鮮生的一般，那凸在地毯上面的花枝，嫩綠的葉與豔麗的鮮紅焦黃的花朵，像是在那里微微抖擻着一般，四隻牆角裏放着的木架閣上面，一層層都擺滿盆花，室中靜寞得和夜裏一樣，迎面壁上的木鐘滴嗒，滴嗒的弱音合着一縷連續的鼾聲，在一片花的芬芳中蕩泊着，一隻機警短健的狼犬，坐立在一隻沙發前邊，將身緊傍着從沙發內伸張出又一般的腿腳，一雙尖銳的眼綫，不時掃射着屋門那里被風輕輕打動起的一角門簾。



睡在沙發裏的吳局長，忽的像是要在夢裏轉一下身兒，不知怎的醒轉過來了，手搓搓着眼皮，一壁似乎想立起身來的樣子，但屁股才一離開沙發，馬上却又坐了下去，而且連連打着軟軟的呵欠，腳下那隻犬在他的面前跳撲了一回溜出門外，靜靜臥在廊下的磚石上，忽的自屋裏發出一聲似喝叱的聲音：

‘德榮！開水！’

伏在廊下的狗，驀的立了起來，將走上階來的德榮底衣襟，一口咬住了，急急的銜着，隨了德榮走進屋去。

德榮將手內提着的水壺，高高舉仰着，一條銀光的水注灌入一隻瓷茶壺裏，他走門邊將出去的時候，吳局長一聲呼喚：

‘德榮！我有話來問你……等一等’

‘是！老爺有什麼話？’他站在狗的頭前，沙發的前面。

‘唔！德榮！’

‘是……’

‘你的事情將才三姨太對我講過了，據你的意思是——’

‘這只有……求老爺……’

‘不過這種事情，也只得看着去作的是吧？你想——’

‘……只求將她……提出來……’

‘你固然是馬上就想救她出來——但是能不能就不敢保。’

‘只要局長老爺一句話，事情就辦完了。’

唔！一句話事情就辦完了？沒這麼簡單的，況且我又不在那局裏辦事，還得轉——你要知道，這是不同以前那時代了，革命時期裏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吃私了，給你辦這種事情，雖然是沒什麼大危險，在裏邊；但是反革命的嫌疑却是免不掉的！’

‘只求放她出來，老爺是不相干的，以後就總

在宅裏效勞了連她……’

‘事情我原不想完全說給你知，但是今天話講到這里了，我想對你講明也好，只不過你聽了總得不要不安心才是，倘若不然的話……’

‘就請局長對我說吧，我決不……’

‘我那天到她那里去過一次，令看守所的人查看兩三次冊子了，結果還是少這個人，大約在兩個月以前就提出去了。

‘提！提出去了？’他的手中滑出了水壺，水潑濕了地毯，水壺倒滾在一旁，他凝視着地毯上面一片潮陰的濕痕。

‘她就沒來找’——

‘她怎來找？怎知我在這宅裏！’

‘你曉得她能到那里？那里她可以去呵！’

‘去！向那里去吓？這麼一來誰知落到什麼地步……’末尾的聲音幾乎是哭着了。

‘……………’只聞到壁間滴嗒滴嗒的鐘擺聲。

‘……向什麼地方去……誰知……落……’簾外的這種聲音越發的淒咽着了。

這天，一日裏應作的事全體作完了的時候，德榮走出了廚房，天已經黑了，他仰起頭來，默數着斜斜擺在天上的北斗星，七顆光輝特火的星星，在他的心裏幻成了七座神祕的偶像，從這些神祕的偶像的身上，演出許多幽美得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想到七個星星是七個不凡的人物，而他許是七個裏的一個，只爲了在天宮娘娘面前得了不赦之罪，被老娘娘一袍袖打落紅塵，入世投胎，所以來人間受磨難，他這般思索着，身子已軟軟的倒臥在他那間小屋內的鋪板上面了，一隻方木棹倚壁放着，棹方放着一盞油燈，黃迷迷的光霧瀰漫在四壁，將一間小屋裏影射得烏煙瘴氣的，甚至於看不清鋪板上面是躺着一個活人，他雙眼無力的凝着棹上顫跳的燈花，他伏在胸脯底下的心兒，也似乎同那燈花一致起來微微有些顫動着了，他照例又自言自

語的說起話來：

‘……命……七星北斗……什麼命？我是他娘的什麼命？……命嗎？我有些不信牠……汽車！嗚嗚嗚！姨太太……局長……太太三位……德局長德大人德太太……俏皮俏皮……小屁股一扭動香水精……呵肉麻喊得肉麻“德榮來呀”咦！她！我那老婆不知那里去了，也好，去她的吧，走她的……也許姨太太……勾搭上了？那就不白活三十多年，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要有喜事不怪事先那樣倒霉……珍珠金錶項鍊那閃眼的鑽王統統一捲……雙雙燕子天邊呵遊！真是真是……又是太太又是金……革命年，不，革命時代，……革命的……反革命！怎說她也是找不着了，也不高興找……三姨太……’

棹上的燈花仍然在那里跳着，黯晦的燈霧裏只聽到像蚊蟲飛着一般他那喁喁的私語，一切反倒都顯得岑靜，除去燈蛾一下一下的將頭頂碰着

硬壁的聲音以外，只一陣陣泛起一片濃烈的，油腥腥有些辣鼻的氣味。

他臥在舖板上，臉朝牆壁去，漸漸聞不見些微聲音的睡去了。

在瑩瑩燈火的小窗格子外邊，沉靜的夜氣裏，微微聽到似乎是脚步聲響，沙沙的漸漸迫近窗來，忽然門外突的伸進一顆頭來，隨着咳了一聲：

‘嘿！老德’

‘什……什麼……’他反轉身又睡去了。

‘嘿！姨太那里叫’門房打雜李五走進門來。

‘唔……什麼……三姨太……’德榮驀的自褥上坐起，揉着眼睛。

‘哈哈……馬上就醒了。’李五一面坐在一隻破竹椅裏。

‘你這毛兔子，三更半夜跑來作什麼？’

‘我跑來這兔窩，告訴兔子一件事情。’

‘什麼事？是不是王媽又在大太太屋裏給咱們

說壞話哩？’他眼睜得大大的。

‘說壞話？人家統統全說德榮好呢！真叫人氣不平，通共你才來宅裏幾天，頂多不過兩三個月，宅裏上下就看重了你，活該兔子走兔運罷了，連老爺都將你看在眼裏了，活該……’李五的脚踩着地，銅烟鍋敲着棹邊。

‘也許是你吃三姨太的醋？老爺就從來沒說過我小德好。’

‘你不好老爺這次到南京去，寄回信來不提旁人，單提你“家中大小事盡交德榮一人料理可也”，你親自看那封信去，去吧！三姨太正叫你有說呢。’

德榮幾乎沒等李五說完話就奔出屋門外去了，走在向內宅須經過的漆黑的一條窄夾道裏，若在平時是照例要站一會脚在夾道裏的，因為夾道一邊的直壁上，奶媽們的身影，長的，短的，粗的，細的都映照在一方長長的散滿燈光的窗紙上面，搖搖不定尖尖的喜鵲尾的髮髻，似划船一般往來

在窗格上，甚至於她們洗過腳後坐在傍窗地方，包扎着尖尖的小腳，長長不斷的那裏布的黑影，同三角形的瘦腳兒，令走在窗外的德榮心頭發熱，就在這熱蘇蘇的感覺裏，總要止着腳步，臉向着窗子發一會呆；但是今天竟成了例外，在奶媽纖細的戲謔聲裏，急急掠過夾道去，來在天井當中，從廊下立腳的地方，自簾邊望了進去，看到沙發裏只三姨太一個在那裏讀信，屋裏靜悄悄的，除去正立在几前泡茶的小香丫頭外，別無一人，他毫不躊躇的掀起門簾，雙腳站穩在軟軟的地毯上面了。

‘三姨太叫嗎’他微笑着。

‘將才接到的信’她用信封給他看‘老爺早已到南京了，信裏說着這個月就令我們趕到那里，嘿’。她將手中的信箋遞給他。

‘趕到南京去？’他捏着箋楞楞的問。

‘信裏面老爺在誇獎你呢！宅裏大小事交給你，但是到南京去也是要得你護送我才放心。’



‘……………’他低着頭一意的讀信。

‘我的天！到南京去吧！就是和老爺不住在一起也是好的，纔算避開太太們哩！德榮你說這話對不？’

‘我說的盡是實話，姨太是南方人，總是住在南方合宜的，到那里多少總比這邊宅裏方便些，除去老爺況且是不常在家的，那麼只三姨太同小香……離走的日子不遠了，三姨太也得準備一下，我，——’

‘行李倒無須乎怎準備，那天走全可以的，只要你的事辦妥貼了，要緊的是在歷書上面查看一個宜出行的吉日，我們就在那天動身。’

‘用不着這個，這書迷信！忘記老爺臨上任的前幾天了，我三番五次對老爺說四月十八那天不能走，就得等五月了，總不能，罵我討厭！說現在什麼都在革着命，歷書這東西也不能看牠，到底二十四那天走了……’

‘不管他，我是要查好歷書才動身呢，咳，你說起革命來我才記起，他簡直是老糊塗了，養了五年多黑油油的一撮鬍鬚，臨走的那天夜裏，已自對着梳粧臺統統全刮去了，刮得大太太兩天沒吃飯，但是我看來像是還不錯，究竟年紀上像是少多了，自然比起你們這三十上下人的臉爺就差多了，一片片皺紋討厭得怪不喜歡看！’她惡意的斜斜瞟着身後條棹上，立在鐘罩玻前吳局長大丁的四寸半身照片。

傍着條棹左邊放着的寫字台上面，邊角處棹機電話的鈴‘釘釘’的響了起來，她一舉將話機摘下捏着，喂喂的叫起，不久和站在另外一具話機前面的人開着玩笑了。

德榮從廊下石階步了下來的时候，將頭仰望着深藍色裏面閃灼着屋火光來，在夾道裏的時候，窗紙上還有着燈亮在，而且奶媽們正合在一羣唱着‘王二姐擗頂架’——德榮應該聽得發癩的小

曲，然而他忽忽沒停一步的走過了這幽美的夾道，回屋裏來時，棹上的那盞燈，燈花被旋下去幾乎就望不見一些火星，三扇牆壁和一面紙窗都給黑影侵蝕了，因為燈究竟還在燃着，所以在棹沿附近地方，總多少映上些光亮，就在棹邊一片青瑩瑩的微光裏，李五的頭擺在那里哩，下巴抵着棹面，只微微聽到一些繼續的鼾聲，德榮向對面的破藤椅裏坐下去的時節，李五的頭在一陣吱吱的椅腳響聲裏猛的抬了起來，一雙惺忪的睡眼，照直的對德榮的臉望了過去。

‘看過信了吧？三姨太說些什麼話？’

‘老爺到南京了，信裏面說接三姨太去哩’。他笑着。

‘大太太不去？只三姨太去還好，不然全宅一走，哼！除去奶媽們，像咱們就全遭殃！全他娘的得滾蛋！’

‘信上面只寫叫三姨太先去，還說叫我送去

哩……’

‘三姨太到南京自然是你的保鏢了，這差事我就先派定了。’

‘這也不是我強巴結，有老爺的信在那裏，你去看！’

‘不知老爺怎會看重你了，俗語說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哈哈。’李五只管訕訕的笑。

‘李老你也想逛逛南京嗎！那不難，等臨走時我給你在三姨太面前說一聲，咱們一道玩一趟。’

‘那決使不得——有我可就不成——回事了……’李五的嘴笑的只大大的裂着。

‘你胡說！放你娘的屁！我小德不是爲非作歹的人，人家有財是命定的，我小德也從好日子裏度過，你放屁！一百放屁一千一萬……’他的眼睜大得兇惡的，漲紅了臉，手連連拍着棹子。

棹上的燈暗得都縮小了燈花，屋裏的光度晦暗下來，忽然屋門口那里攢進一顆頭來。

‘呵，張媽！張媽！你快進來，看看吧，德榮的酒又灌多了……’李五向門口招着手。

‘我沒弄錯吧？又是你們倆吵在一堆了，三更半夜熬煞？’張媽坐在鋪板上，小腳兒翹了起來。

‘張媽你看多麼豈有此理！不錯！我是送三姨太到南京去，張媽你聽着，我小德從前什麼事全幹過，這一點也不含糊，並非我敢對人說，我怕說出來嚇壞你們……曉得我是幹什麼玩意兒的？……德榮在嗎？一片苦海回頭是岸……良心作事……不修今世，還修來世哩……老爺對我說過，現在不比從前了，革命時代……小李你簡直有些混蛋！……要革就先割你的狗頭，……革命……要你的狗命……’他的確喝多了些酒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片桃色紅，眼直瞪着對面李五抿嘴笑着苦臉。

‘德榮誰還不知道你是個熬好的人，何苦對小李亂吵呢，今晚你的酒却又喝得不少，快躺下睡一覺吧，再不喊了！’張媽將李五拌出屋去。

屋中剩他一人睡在床上，燈壺裏的油燃去了大半，因此燈花漸漸有些顫抖起來，他仰面從睡意朦朧的眼裏，茫然望着薰黑的天花板上所籠罩着一層薄薄的光霧，一陣昏沉入睡了。

車站的月台上邊，佇立着一片候車的乘客，黑鴉鴉一羣都將頭向月台的盡頭扭轉着，眼綫一致的投在那里，候車室裏面也都立滿了人，一間裝飾得非常華麗漂亮的候車室裏面，空氣非常靜謐，那閃光綾底絲花的一雙沙發裏面，坐着一位時髦絹秀的少婦，和一位高材着馬褂長袍紳士樣的男子，年紀他比她大不了多少歲的，他坐在那里手中握着一隻沉重的黃皮匣，眼睛總是時常看在匣子的面上，緊靠他坐着的她，是將眼眺望着玻窗外邊，有投也穿透浮泛在人前的雪茄的霧，去同他的眼光揉搓着。

蛇一般的列車，嚙嚙的開入了月臺的時候，台上邊的一片黑漩渦似的轉着了，在三等車的門前，

那人的頭顱像是片在風中顫抖着的花朶一般，而頭等車的門前却動着零外的幾個貴人，登三等車而不果的人，失望的站在台邊上了，惆悵中含着羨慕，只管將眼死凝着那攢進頭等車門的背影，所有臺上划動着的眼珠，都映上了一對高等夫婦，幾乎說都看見了一位婀娜嬌小的太太，將一隻尖細的黃皮鞋擺上了車板，而那一隻却仍踏着月台的時候，立在牠突起的屁股後面那沉靜大方的老爺，似乎在她的胳膊上而又是屁股上面用手一托，隨着他抓住了門邊的銅欄杆，從身到車裏去了。

車開了，在站台上邊眼睛裏，幻滅了一雙令人羨煞的夫婦。

車走着，在廣大的原野裏，掠過樹林，渡過橋樑，通過了漆黑的山洞，到達了H埠的時候，車終止了。

H埠的一道最繁華的市街裏，那遠近聞名的卡爾登飯店中，特等房間一〇三號室內，安靜的住

着一雙旅行的夫婦，兩月以來，沉寂的過着，只不過最近同一位美國的火油商人 Mr. Wiliram Join 作了一次很大的交易——後來聽一個美國火油公司的洋經理，在一個豐富的博物展覽會裏面，向人家說，他那顆桃大似的珍珠，是用了二萬美金，買在本埠卡爾登飯店一位中國人 Gentleman Sir 德榮手底裏。

一九二九，六，十一。



空白页

## 刁大爺

元豆巷裏有座光承庵，庵裏住着幾家人兒。

光承庵並沒有多麼深大，所以除去正殿同東西配殿裏坐定佛爺以外，後院北房住着的就是這庵內的老主持智青，和她的自手下的五個小徒弟，餘下的東跨院，完全將十多棟矮屋向外賃出。

因為是庵，比不得和尚的廟或道士的觀，可以隨便住閒人，然而這庵現在一住起碼就在十家以上，不算女人與小孩，也有十多口子，而這十多口子對於居住在庵裏該怎樣的不合式呵！但事實是這般造就了，這不能不說其間多有些女人小孩來調和着，一半也正因為五個草兒一般的小尼子之間，有着老主持智青在。

十幾個男人確全藏有女人在屋裏，不然一隻脚也邁不進庵門來，他們之間似乎姓什麼字的全有，就以我們現在要說的這一家吧，就是姓刁。

‘刁家大爺’與‘刁大奶奶’這就是全院鄰人同主持對刁家的稱呼了。由這稱呼上看去，就可知刁家在若干年前另是一個刁家，現時的這個刁家，似乎現在刁家的從前的頭裏，從不曾顯露一些幻影，人們的夢想全是天堂，人們的希望全都是很好玩的花朵，況且在這個市——傳統思想最堅固最深遠的人羣中，從那好人不住在廟裏去的奇怪思想看來，刁家的人兒，確是由階石的層級上滾下來的些個落魄者呵！

刁大爺是世居北平的土住，也可說他是滿清皇帝的遺民，所謂那皇皇八大旗隊之走卒的一個，這樣不用說刁大爺是什麼快活日子都會過活都會嘗試到了，就以他現在還時刻甜想的，不出自家大門一步，就每月領白銀錠的那回事吧，這時仍然總

是在想着……。

每天太陽不曾露頭的時候，刁大爺担了擔子一步步走出庵門來，回來時總在晌午，假若今天是幸運，爲旁人多修理幾隻洋鉄壺，那麼刁大爺面前放着的小桌上，不獨擺着一隻砂酒壺和牛眼般大小的杯子；而且繞着子同杯酒壺盡散着些個花生米哪，蓮花豆哪，糖梨糕哪，……一些下酒物，孩子總是繞棹邊‘爸……’的甜叫着，這時刁大爺笑嘻嘻的剝着花生皮，將肥白的核仁向準張開的紅小嘴內一投，嘴馬上就關閉起來，而且啞唔蠕動着了，刁大爺隨着也一仰頸兒喝下一杯酒去，慢慢嘴裏似乎哼着調子似的，一面用指頭敲着棹邊。

這是就好運氣時舉的常例，若就反面來說；如果生意不佳的時節，那麼刁大爺的酒雖然是依舊在喝，但總感不到些生氣，這就是說手指不怎麼到棹邊去敲了，嘴裏總也很難能聽到一點調子，這影響馬上會給與繞走棹邊的小孩，所有親熱的‘爸……’

全都白叫了。

刁大爺的腰是彎得像萬壽山裏弧形橋，這是他的職業給他的一生紀念，他頂上的髮隨了時光一條條拔去，一張枯槁的瘦臉，恰似曬乾了的棗核貌，的確可以說是不揚；然而每逢向刁大奶奶發命令時，那不柔不硬的語氣，與斜着眼神露出一排焦黃色的牙板時，簡直是一脈和靄，無論在怒着或是歡喜的時候，總是這樣的守着沉默，就只這一點足以表示他個性的和靄，足以說明人們對他之所以親愛。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有一個已經活了四年的男孩，他是刁大爺的肉寶貝，毛兒，在這四年之中，毛兒的臉始終肥胖得似一隻肉珠子，頰上的紅永久老在赤着，毛兒的甜叫及天真的笑容，在刁大爺的感覺裏，形成了一座世界，毛兒在如此情形下，當然只有幸福來享受，譬如：刁大爺十枚的醬肉吧，總要裝進六枚的在毛兒的小肚包裹，正因如

此，所以毛兒的臉蛋越發肥膩起來，刁大爺不用說也只有增加高興了。

在這高興之中，刁大爺更其高興了，刁大奶奶不久又要分娩了。

是刁大爺回家來將放下擔子的時候，毛兒由屋裏跑了出來，嘴裏喊着：‘爸…媽叫你。’刁大爺進屋不久，就急促的從屋裏走出，只聽一面走一面說着：‘我馬上就去……’刁大爺正在一徑爛磚鋪就的甬道上踉蹌着的時候，毛兒隨在身後叫喊，忽然在他們屋門邊，由破爛布簾邊與門框距離的黑條洞處，老主持智青的頭從那裏擠了出來。

‘刁大爺。’

‘什麼事？’刁大爺馬上轉過頭來。

‘全齊備了嗎？可不要忘下一樣才好吓……’

‘都齊備了，黑糖，雞蛋，只有草紙，我馬上就去買。’

主持智青當刁大奶奶臨盆的時候，忽然由屋

內跑出，因為這時她無論如何是不能在跟前服務的，屋中當然只剩隱婆同刁奶奶了，有時可以聽到哭嘶的聲音，有時可以聽到由疼痛減輕而發的呻吟和低泣。

所有的聲音給站在窗子外邊的人聽的是那般清晰，呆看窗紙的人們；除去刁大爺之外，還有同院的鄰人，他們每人似乎都竭力的保守着空氣的靜靄，只不提防有毛兒一兩聲無意的喊叫，刁大爺的臉是在忽青忽黃的悠變着顏色，雙手向一起緊搓着，全副的精神都在看守着毛兒，半晌聽不到一點聲響，忽然布簾悠忽的一動，一隻手兒向外一招，於是站在窗下的人們全都進屋裏去了。

一切比以前更靜寂了！空氣裏是雜着恐懼的死的成份。

不久在一聲長歎以後，人們和着刁大爺哭了！悽切的哭聲是哀悼刁大奶奶已完結了她的一生。

天氣雖說是近到春季了，然而一陣陣的朔風

撲到臉上時，與冬天給人們的感覺差不許多，老主持智青午飯用罷，枯瘦起紋的胳膊，由寬大法袍的袖管內伸出，手裏捏定一條纖細的竹絲，向牙隙裏鋤牙泥，一面緩踱步到刁大爺的屋門口，低聲說：‘刁大爺在屋嗎？’

‘主持喫過飯了？’聲音同每天一樣略含些淒楚。

‘怎麼今兒沒出挑？毛兒這孩子又纏着您了。……’

‘媽……’毛兒又接嘶叫起來了。

這嘶叫對刁大爺是有如毒針刺激他想到那不忍施行的自殺，只因自殺是在不忍施行；他更其酸痛淒楚了，這種酸痛，使他不能走出屋門一步，多日不曾修理過一隻洋鐵壺；原因除去更其憐惜不忍離去毛兒以外，一半也只得說是由有淒楚酸痛中得來的煩惱呵！

人們一日裏手脚不住的亂動還不能喫充分足



量的飽飯，而刁大爺整日在屋裏飯是得要吃；但這吃的問題，曾經老主持近日的留意，發見刁大爺同毛兒似乎那天都在與往日一般的解決吃的問題，至於方法可使老主持有些詫異，甚至于起了惡意的懷疑。

主持智青在一片留意之中，得到機會了，她趁刁大爺在院中自己門前吃午飯的當兒，走來同他說話：

‘刁大爺，您在太陽底下晒着怎麼還發抖……那腿？’

‘那裏會不發抖！我的師傅……’

‘那是單褲？’

‘還不算十分冷……’

‘您褙褲弄到那兒去了？’

‘這些天了全沒出屋門一步！’他將水飯送給口內，抬起眼皮瞬着智青，意思似乎是表明褙褲的去向。

‘哎！出門不出門飯是要一樣吃的呵！’智青歎惜的走開了。

毛兒喫着好好的水飯，不知怎麼忽的哭起來了，刁大爺馬上撂下飯碗，像是手足失措的不安起來，此時遠遠隱隱聽得走在夾衖裏的智青，似乎又拖長的歎了一口氣。

智青領着最小的徒弟月嵐這天到朝陽門大街上買香燭燈油等物，師徒在歸途上不期身後遠遠像是有人在喊：

‘青師傅……’

智青和月嵐一齊轉了轉頭，什麼也沒尋見。

‘月姐姐……’聲音近而且很熟，因之月嵐索性將身倒轉過去。

‘毛兒！’月嵐用手指着一個遠遠顛跑過來的孩子。

‘和誰來的？’智青詫異的問着毛兒已跑近面前。

‘和爸爸……不准我說……’

‘來這兒作什麼呀？’

‘要喫的——’毛兒用小手拍着腰脅間攜着的瓦罐。

這時毛兒將手向遠處招着喊：

‘爸……’

智青舉眼一眺望見遠遠刁大爺正急促的向人叢裏擠着，於是人羣裏霎時幻滅了一張傷心的背影。

智青將眼線收回來時，毛兒這時也不知去向  
了！

## 經理的信

啓方從鍋爐室走出來的時候，是用很污垢的青棉小褂的衣襟，抹着淌在額前一粒粒的汗珠，在冬天早晨凜凜的曉光裏；可以清晰的望見遮蔽了他前額的雲一般的熱氣，像那炊烟一般幻滅在他的頭頂——澄清的天空中。

由於鍋爐室裏之極度的熱；所以他乍走出屋來時，只感覺着一種近乎愉快的舒適，而毫不覺得冷了，但隨了這舒適而來的，是那令人無可奈何甚至於焦燥的咳嗽，經過剎那間的快活，而在常時要患着那感冒一類的痛苦，實在使人難堪。

他沿着自鍋爐室門前伸着的甬道，灣灣的向東邊走去，甬道斷在一片雜亂的瓦礫場似的地方，

金紅色的朝陽，筆直的從東方射過來，他的眼裏閃爍着一條一縷碎電燈罩子所發的金色光芒，他俯身下去，拾起一副大小相似的破玻璃片在手裏，準備作竹板般敲着，慢慢坐在一棵大樹的根上，將脊背無力的靠在樹身上了，樹身要比人身粗；所以滿可替他將遠遠鍋爐室的窗洞全個遮着，一張面容浴在清晨的陽光裏，可以看見臉部所有的骨格，可以認清鼻樑左右與眼窩嘴角處所渲染着的那個是青色，那個是黃色，現在距他剛走出鍋爐室的門時是已有了一個相當的時間，在這時間裏，那咳嗽似恢復原狀一般比較着迫促起來，而他的枯陷了的面皮，眼簾，鼻端，唇肉也不住急遽的顫震了！

曾經說過：他手裏是捏着一副碎玻璃片呢，這是要將牠敲起來，是他的熟習的行爲；然而現在是一下未曾敲，能夠抑止住他這種無意識行動的，自然要有一種力在，這種力我們可以說牠是回憶吧，然而回憶在某個時間裏是要失却常態的，但

這也可說是回憶本身的進一步，這就是因為他將下夜班的工作，自然一定是很渴睡了，而此時他的靈魂正幽會着回憶的時候，渴睡却用了甜香的口水舐吮着牠們，於是回憶在渴睡的嘴裏，溶獻成一團熱夢，現在正是這夢的開始：

已是秋天的時候了，夜分外顯得格外的靜靄，加之天空裏一般透明似火的月輪，將一個院落裏的一切映照得是那麼清楚；一帶不高北房，前槽窗戶完全給月光舐吮着，除開挨近簷裏的一條是黑漆漆的外；餘下直通到地面，都被上一撒薄薄的銀輝，這銀輝對於住在這院裏的人們，可說是一個機會，當這時間裏，牆角裏秋虫的幽鳴，與囚在窗柱上的竹籠裏蚱蜢洪亮的歡唱，都在顯示牠們為大自然裏的一種音樂，這音樂對於接受的人們，恰似那月的銀輝一般；然而不能說是機會，却可說是一種刺激；因為秋虫與蚱蜢剛柔相濟和合而成的音調，可使人們的感覺異樣，這就是說使人的感覺

由疲乏進到興奮，這令人精神向上的魄力達到牠的目的地時候。以前的靜靄就在這時破碎成爲一片片金質玻璃質等的東西，而在相互軋礫着，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在這個時候似乎不缺少那樣了，現在是除去男人女人之和平的說笑聲浪外；可以略爲分析的有：幽幽的虫聲，潺潺的水聲，鏘鏘杵臼聲，錘釘聲，與那偶爾才能聞到的；露宿於院之中央地上的人，給身下木板隙裏藏着的臭虫用嘴巴頂翻了身因之拍的一聲乾響，驟然的‘啊唷’聲。如若走近一排北房的盡角處，可聽到一種抽竹絲之細微的聲音，有時也聽到一兩聲清脆的乾響——竹絲斷折了，繞着一張小小的地棹，矮矮地坐定三個人，三隻粗細不同的人影，斜映在地面上，作着不同的動作，啓方隨了爹媽喫夜飯，爲應人家的預約在趕編織着燈籠。

‘就讓方兒去了吧！去了也好，那行裏不出狀元呵……’方兒的媽將一條竹絲‘格’的一聲折斷兩

截段，放在兩唇間潤些口水，隨着又向手中半球形的燈骨裏編入新條。

‘去！那固然是不錯了，只……’方兒爹捏着一把竹絲很遲疑的說。

‘……………’

‘去嗎？那我就向張老師告長假了。’方兒用手裏的小刀將竹絲劈成纖細的軟條。

‘孩子的書？’她楞楞的猜問。

‘大哥大嫂喫過飯了……’忽然南屋陳二叔說着話踱到這里來了：‘聽說咱們方兒要上什麼公司去？……’

‘是呵……正說着方兒的事哩！二叔知的多，見的廣，今兒索性請二叔給斷定一下吧！去呢？不去？’

‘是呵！我之所以關心也正爲這個。’陳二叔一屁股坐在一條爛板凳上面，翹起腿來：‘一則咱們方兒今年纔十幾歲，二則聽說是燒洋燈泡的洋作



坊？’

‘華光家……華光電燈泡公司。’方兒爹媽一齊說出。

‘呵！公司！燒造電燈泡的工匠……可是聽人家講過，公司全論待遇，知道他們那裏的待遇嗎？……’

‘哦！答應是早以就答應了，公司裏管事的葉先生和咱方兒爹是換帖，’她搶着說。

‘不是呵！待遇！就是咱們方兒到那里是苦，是甜。’

‘一天却是三喫，比在家多一頓粥吃呢。’

‘我想什麼好歹，橫豎三年滿了，孩子總有個出山的時候……明兒葉先生來家時，就教方兒一道去吧。’

‘……………’

‘……………’

方兒蹲坐在矮凳上，漸漸將頭向下垂着了，旁

人的講說多少總也灌入些到耳朵裏，忽然由夢中醒來，參與媽的四隻手都在收集地上堆起的燈籠架，爛板凳上已看不見陳二叔的影子了。

第二天他自己到塾裏請了長假，回來喫着飯的時候，聽着媽一句一句的叮囑：

‘……總記着要學好，那行裏不出狀元呵……先你去的全叫人家師哥，要恭敬……只就是萬不要戀家，不看拴哥哥嗎？這時已得了機器匠了，將來……’

媽說一句，他點一次頭，直至將一頓飯喫罷為止，媽媽的話似乎仍然未盡，此時他在他媽眼裏是一個沾滿了淚珠的淚人，葉先生來家時，她就不曾見面，至於葉先生領了他的手走出大門時，他偷眼窺見；就是沉靜的爹，也已經淚眼模糊了。

他到華光公司學徒去了。

他來華光公司不多的日數，裏面那所謂師哥們之間，有幾位同他來往得很熟識了，從起居到飲

食直至大小便，舉凡生活上的一切，都與在家時不同，他這時用那保藏着的童年之天真，向一個新的世界作了一次交易，而所換來的交易品，一半是出乎意想之外的新鮮奇麗，一半是不曾認識過的痛苦。例如地板上面鋪一層稻桿，將身捲臥在上邊，呼吸着乾草濕地的氣味就睡一夜，早晨天一閃亮就得滾起來，有時頭髮裏粘掛着整條的纖草絲，就出屋拚命去了；總是無暇漱口洗手，就跑到廠廳裏去了，挾在人羣裏擠着，一木桶的熱粥，霎時被一羣狼虎吞噬了一個乾淨。在喫粥的這件事上，使他或者一生也不會忘記的：是有一次，因為旁人的肘子碰在他手內滿盛着熱粥的盪，因之給碗整個打翻了身，摔得一片片的了，他一隻脚的給潑開的熱粥滾燙起一層焦泡，而反給他的工頭申斥一頓，說他作事太慌張，而且將那天早晨應得的乾糧扣下了，因此他作了學徒時代之初次的哭泣。也許年紀過於小了的原故吧？同夥裏有人向他手裏填乾糧，

他眼淚汪汪的接收了；但不就喫，送進衣袋裏去了。直至熄燈睡覺時，將臉半埋在稻桿裏哭泣得，肚中空曠起來時，才想到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在黑影裏一口口咬着，嚼着；香甜之外能使他感覺着安慰的，是那渾進在口內嚼爛了食塊裏的淚水。

是一個夏夜的時候，在此夏夜裏他已不是華光公司裏的學徒了，三年學徒時期不單限滿，而且離去限滿的那個日子也已經有了二年光陰，在那二年的光陰裏，他所過的是那與學徒不怎麼異樣的華光公司工人的生活，就是異樣也只不過每月吃飯之外，拿公司幾隻洋鈔。

夏夜，是無月的夏夜，滿眼裏只閃爍着小小的金星，在距第一號機器房約有一箭遠地方，是一片潭水，水的週遭圍繞着狗尾草與野藤蔓，交叉紛亂的枝條，雖說是草一類的植物，一叢叢却像密林一般，所以一個人來到這裏，因為這草可以令旁的人不知道，所以他現在蹲身在草與水搭界的一條狹

窄的濕土上面，是那樣坦然的將眼投射進浮在水面的反映在夜氣裏之白芒芒的光輝中，並且將右手插進水中，無意識的捉着亂攪在水皮底下的水虫兒。

夏夜緩緩用了它的微涼的風，將他隱在心淵裏的煩惱一疊疊的吹起。

這潭邊的幽然靜靄，可以使他想到幾年來的生涯，每天踏在他脚下的地面，在這時全體像是一張放平鋪着的木板，那火紅的爐煤，那黑濃的汽油，那威嚴的機器……全似數不清的利刃，一塊塊鮮紅活潑的生肉，是在木板上那麼微微顫躍，而白刃一閃閃的晃着亮，在肉的上邊縱橫直斜的割剝着……

他看看那絲絲的紅肉，可以說是在禁不住要嘔吐的情況裏了；然而另外有一種近于和緩也可說是安慰的思想，出沒在這嘔吐前惡心的時間裏，那是‘告長假’！但滾在‘告長假’後邊的，是使他眼花

撩亂的洋鈿！因爲在這裏，在這個時間，那洋鈿所反射的光芒，簡直比科學上所說的紫外線還厲害可怕！因之洋鈿漸漸都成了血塊餅了，他在非常虛幻而又很逼真的情景中，死死的凝視着那些血淋淋的塊餅！

忽然一隻灰蛾，誤攢進水面的白光裏去了。水面馬上劃起一隻極小的波圈，隨了時間一些些一團團的向外擴大起來，他正在死凝的血餅，也就愈漲愈大了。

夜工開始了，傳過一片‘嚨……’的機軋聲，于是他將身從地上立起，兩腿腳已經麻痺了，待漸漸恢復過來時，用手將身前蔽着的亂草向左右兩邊分着，忽的回轉頭來，將眼向以前站的地方決然的望了一眼，便忽忽的走到亂草的外面。

他像是又很怠慢似的樣子，向着遠遠機器房裏的燈光走去。

第二天清晨起身對外邊來的時候，他如果依

照他昨夜入夢以前之最後的決意去覆行；是應該找工頭隨他去見經理，大大方方的告長假！但正因為有昨夜之最後的決意；所以今早出屋門第一步就開始悵惘了……

他悵惘在一條土的甬道上，在甬道的盡端，在他悵惘的眼裏，工頭大明遠遠的迎面走來。

‘啓方！今天老二的病假，鍋爐裏想着放水！交給你了……’大明走到他的面前時，話已說出一半了，說那一截時已走得很遠了，手裏捏着一枝道旁楊柳的枝條，不住向空中抽打着。

他扭轉着頭，呆呆地目送着大明的背影，其實是在凝視盪在大明手裏左右亂舞着的柳絲，他看着那條碧綠的活生生的柳絲，恰好象徵了他整個的生命；而且是現時這個地方，這個清晨，這個陽光裏，站在這塊土上的他的生命，看着工頭走過的地段，全淋漓的橫斜着一片片的落葉，這會令他憶起過去的一切，至於令他感到心痛的現時呢？是使

他深刻的凝視此刻將離開柳枝而在空中零亂翻飛之活潑潑的嫩葉！他的眼在一個不可捉摸的時間裏，變成了一雙很大很大的水珠子，他是在用着水珠子正接應不暇的承托天空裏一片片飄零下來的嫩葉！他的一顆快裂碎了的心也隨了盪在空中之嫩葉的舞姿，而急遽的顫跳了……

原來華光公司的到經理是M地方人，和他可說有點同鄉之誼，因為如此在這幾年之中，也就可找出幾點子所謂特別關照的憑證，例子舉起來很多；像夥伴們當中，如果有誰請病假，還得是似乎須要命的病症，倘若一月過了三分之一，就得少拿工資，再多點就也許被除名，而他有一次患下痢，竟延遲至半年之久，復工時雖然頗不容易，而微幸總算復工了，這地方就是經理對他施以特別的恩惠了，然現在不幸他是又染了病，且染得帶一些危險，經過公司的醫生R先生檢驗，證明是‘慢性肺結核’而且R先生和經理一同很認真的對他



講明所以不許他再在夥友當中居住的原故，很明白的就是要他脫離公司，自然馬上一個老大老大的問題；像機器房裏的頭號輪盤一般，風馳電掣似的在目前旋轉！

他就是坐在一棵大樹根上的啓方，這樹長在破玻璃片滿布的場中，而且距鍋爐室不遠，他的鼻端是那麼微微抖着，早以捏在手中的一副破玻璃片，仍然捏在手裏，以前兩隻渴睡的倦眼是木漲漲的開着，而在任他靈魂去尋夢，現在他的一雙渴睡的倦眼却是渴睡了，關閉了，這關閉可說是一眨眼，剎那間又張開了，大大的張開，夢也就斷折在這裏了。

‘慢性肺結核’症對於他的影響最著的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因為牠才得以脫離這使他靈魂悲哀，煩惱，甚至於恐慌的華光公司，另一方面，他也很明白那臥在床上，等候將自己在爹媽的眼前介紹給死神之悽愴煩惱的所以然而然了。

這個日子，這一天，距他臥在家裏床上的第一天，是已經有許多日子，在這許多的日子裏，悲觀煩惱一些些在他冷冰的心裏積壓，直至今日，這冬天的斜陽，抹在一隻舊的窗角的時候 啓方的母親悄悄從屋門口走進來，因為望見床上的兒子恰把雙眼闔攏了來；所以將時才外面收到的一封信，隨手壓放在病人的褥頭下邊了，然後又悄悄走出屋去。

病人這時的感覺，當然是極端的敏銳了，她出去不久，以後他就將眼睜開來，像覺查什麼似的，無力地向四面放射一遭，待落到褥角處，不由的伸手將褥向起一掀，很敏捷的將那封來信攪到手裏，他勉強抖顫着手拆開：

鍋爐室工人啓方鑒：

前因罹病請假爲時已久現屆公司生意忙碌  
懸額工人自不得不補所請續假懸職等情著毋庸  
議

經理手諭

他正欹在枕上讀着來信的時候，忽然給他媽走進來撞見了，急忙連步的跑到床前，奪他手中的信箋，信箋還沒有奪下來時，他一連聲‘哇!’‘哇!’的咯血了，紅濃濃的血條子濺落於扯在她手中的半面信紙上，血條的熱燙與顫跳從信紙的那一面傳到她的掌心中，她緊緊摟抱起兒子，禁不住‘心啊!’‘肝啊!’喊着哭起來了!

以後她每每想到死去的兒子，哭得哀哀的時候，總對勸慰她的人們抽噎着說：

‘唉……經理的信’……

一九二九，一，十，夜作完十三脫稿古城

## 樑 上 人

風是在颳着。而且可以說是狂了，兩隻相對的眼睛要想彼此接觸，在這時因了蕩着的細沙算是不可能。細沙的行動，在狂風裏達到了極點的自由；牠可以從街道上面騰起，而且毫不費力的越過人們居住在裏面的院牆，更無顧忌的向那無數窗格猛撲着，攢進一隻隻微細的隙陷裏。落腳於屋中任何的物體上面，靜靜的一直等候着人家的驅除，現在沙粒是已經越過了這個院落，而且飄進了一棟矮矮的房屋，悄悄靜落於傍窗放着的一面棹上；遮蔽了棹面麻袋口外邊攤放着的落花生，與一大堆積從花生身上扯脫下來的硬殼，同被了紅衣的核仁，何老四坐在燈下，不時將嘴巴挨近花生堆去

吹散在上面的沙土，他的對面何四嬸的雙手出入於麻袋口外花生的堆中，棹上攤散於燈下人前之所有的花生，是在被他和她的四雙手活生生的剝皮。

忽然不知從那個破洞裏，攢進了一縷挾沙的寒風，棹上的燈像是一葉掙扎在濤浪裏的帆船，何四嬸忙的用手去遮護，不期燈反倒滅熄了，本來就不大高興的何老四似乎在黑暗裏罵了幾句人，以致何四嬸將燈燃起後禁不住哭說着：

‘……誰又願燈滅？有錢得住好屋……就是剝花生吧——掙人家幾個屁錢我也不高興來幹……我白白的喫罵……誰不許你漢子去洋房裏住？……這風颳的偏不湊巧大冷天沒事給你老娘尋不自在……’她獨自盡情的哭訴，外面的風仍然猖狂，又是一縷寒氣，將燈撲朔得幾乎就滅熄，這次掩燈的手是何老四的，燈在他的掩護之下沒有滅，他恰似她的哭訴一般，自己禁不住自己訕訕的說着似

乎有些感慨的話：

‘憑你作什麼事什麼事都不成，賣買？這個年成那有賣買之說了，噯，逢人就說想法，非想出法來不可，也不問這法怎樣想去！從那里想……？’

‘用不着想法，作什麼法喲……漢子只管大口的罵着老婆就夠了。’她說罷似乎散去不少胸間的悶氣，她樣子像是又要哭了，幸他馬上用話給岔開了。

‘當真的像當年雙鞭呼延慶的一般，有那萬夫不擋之勇！全身的武藝，怕沒得洋錢化……’

‘呼延慶是手使雙鞭，就是現在出世他不怕保安隊的自來得？’她瞪着紅潤的眼，手裏捏了一隻大花生，向他作槍樣瞄着，好似當真在報復。

‘不，呼延慶是打家劫舍明搶明奪的好漢，現在頂妙是有白菊花那飛簷走壁的工夫，喫，穿，化，那就隨便揀……’他將一本正在看着的七俠五義從棹上拾起，又很很的摔下去！

‘像白菊花？採花的淫賊！缺德！’

‘哈！不用提到別的，單講帶手錶，你那兩隻胳膊就滿串着錶！’他似乎沒有聽她在說缺德的話。

‘如果真的那般！單只錶就算事了，翻毛皮大氅，圍脖子的大山貓……’

‘勿論怎麼想，明搶也不如暗偷來得妥當，滿給人家活捉了去！至多也不過在區裏看守所住上幾天吃，喝，得不用發愁了……只用剪刀，鉄鎚，一些零星玩意兒，頂多上一上屋，跳一跳牆……’

‘這是怎麼了！發瘋呵？快住嘴吧！’

這時北屋裏房東焦老頭子一連聲咳起嗽來，隔壁嗚嗚的也有人談起話來了，她只吵着說沒有動手剝的花生太多了，而他將一本七俠五義按在花生殼上面亂翻，一定要尋出白菊花盜珍珠冠那一節章不可。

何老四與何四孀現在是活在人生之最艷麗的一段中，就是人生頂難挨的中年時代，在這一段裏

活着的何老四是恰恰很合適牠一輛黃包車，正因為他有着拖車的壯力，所以對目前生活上的一切要求；在他內心感到比任何時代都要迫切，人們將自己的目前生活總永放在不滿裏，當然他也不能例外，在這個時期中，所有外來的刺激對於他是特別的那麼敏銳，這刺激當然是來在生活裏面的，而每次又必定是死在其中的，這刺激的一生一死，在生活的穩定的漩渦裏可以說是突起的浪濤，當這浪濤一起一伏在他內心操縱起生活之一部的時節，他却能體貼出這是一種似乎近於所謂生活革命的動機！——這是關於闡明何老四最近內心變動所不可少的一些話。

何老四之所以成其為何老四；最大的原故是他比起一般人來有着些特出的地方，他可說是不近於那醉生夢死的一流俗人物，他本來就這樣了，而同時莫測的環境又漸漸在他身邊變換着面容，關於這一層局外人非常之易於了解——就像以前



的何老四吧，雖然是和現時一樣的拖着黃包車；但是以前‘拖車’這是一樁沒問題的事，就是說以前拖着車所感覺到同現在滋味迥然兩樣，滋味的不同和他的內感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這是將一件東西前後看或兩種不同色彩的頂大原故，他的職業對於他內心的變動是有如此的貢獻；而所謂繞着他週遭的莫測的面孔，是只有將醜得可怕的鬼臉一具一具推入他的眼簾，這也是旁人由觀察所得而能澈底的洞知一切的可能事，關於這點不必怎麼說明，只看他近來努力從事於剝花生，而又無可奈何就夠了。

他却是一個失敗者！這他自己會十二分的承認，他因為承認他是環境之馬下的一員敗將，所以感到心的動搖，使他發生有時連自己都昏迷的思想，當這種思想來臨的時候，他不能諒解他自己了，這個也只有了之於焦燥，燈給狂風打熄了，對於守着燈的人們固然是一個刺激了，然而無論如

何守燈的人們是決不會因了這刺激而罵人的；但是同棹爲何四孀已經給他罵哭了起來，這個就是由於他動搖的心碰壁回來時也就是他自己不能了解他的時候，所出的一種似乎真率的報復把戲。

在他的一顆心沒有碰上硬壁以前，那簡直是異想天開，無往而不是光明的樂士，他曾經希望小說裏的俠客毛賊復活出世，他想到曾在深山裏作過土皇帝的勇猛的呼延慶而不滿意，在七俠五義裏死命的去找他所羨慕的——不如說他所需要的白菊花他從白菊花的身世本領上得到了不少的安慰，然而有時他那熱熱的心房也不免要像煞有介事的一般砰砰顫跳起來……

以前焚香羅拜的觀士音，對於他像失了信用的一般被他不睬了，把來白菊花當作了對他大有希望的貴人。

從崇拜裏漸漸將於已有望的貴人踢開了！也許是否極泰來？他最近表示蔑視白菊花了。

何老四坐在他屋裏，他眼前的一切就是連何四孀都和以前他在燈下將一冊七俠五義按在花生殼上面亂翻時不同了，自然這也是一種變化，這變化不是忽然的，是和他將他的貴人由崇拜降至踢開一樣的漸漸的，他現在是對着燈安然的坐在棹邊，而且手裏捏着一本正在讀着的小說——絕對不是七俠五義那一類的小說了，據他說他將永久不再讀一頁關於那一類的小說！因為看過常使他的心中感覺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這可不是人們當觀了悲劇以後的淒涼心情，簡直是心底裏燃起來的一片虛火，只燒得他惟有一步步的走進恐慌，他現在讀着的這本小說是忠孝節義二度梅。

他的頰在很明亮的燈下閃着那油水般褐色的光芒，頂上看不見一根那粘沙而乾澀的毛髮了，那是經利刃掃蕩過了閃光的頭皮，在他的臉上，決找不到以前那副尖尖的顴骨來，或者是由於裹在他身上的是老羊皮襖，腳蹬着的是與紳士同的雪

白底棉鞋的緣故吧！雖不將‘昂然’這樣顯在臉上；但眉宇間同嘴處多少總有些‘傲氣’渲染在那里——其所以沒有那應有的‘昂然’，而僅僅有着些不能充分表示現時的他的那‘傲氣’，這原故也極其明顯，這是因了本人以前的身世，才有今日這一點點與‘驕’迥異的那近乎滿意似的‘傲’的表情。

仍然是以前的一棟小屋，一切的陳設都依舊着，似乎沒有地方可以說比以前改變了；但是顯出屋裏的光線較前是却乎充足的許多，這自然也可說是牆壁的清潔了，這一點能令一個熟識於此屋的人的眼裏，映出一張煥然的圖形，這圖形對於所謂熟識者眼睛並不是陌生，其所以有着煥然的直覺，不用說是單指這圖形的色彩了。

以前說過了，何老四是在看着忠孝節義二度梅於燈下，而且是很大方的將那一雙伶俐善跑的長腿高高的翹起來，地上除去一隻熊熊的灰爐外，身何四孀在週圍走來走去忙着他們的夜餐。

‘喝吧！燙熱了。’他將一隻小銅酒壺從爐口上提起，同筷碗盤菜一齊放在棹面上了。

‘……………’他似沒曾聽見她的話，一本二度梅挨像眼皮在看。

‘趁熱喝下去吧……喝完再看！’她捏起壺來向他面前放着的杯子滿斟了一杯熱酒。

‘看閑書還是看這個，比什麼七俠五義包公案全他媽的高明得多，滿講着的是忠，孝，節，義……’他放下書舉起杯子，將脖子一仰一杯酒乾在肚裏。

他喝酒，對着他的她是在吃飯，當他的一杯酒半含在口內，而她的一箸炒肉絲正走在狹窄的喉嚨的時候，他和她的一顆心是在相互抱吻着呢，吻得成了一顆整個的心，這心就像跳動於他倆面前的燈花一般，不住的顫抖着，而且她似乎進到一片幽遊暢快的夢境裏。

此時他們於人生裏所截取的一段，不是從前所說的豔麗的中年時代段了，他是已經走入一個

陌生的世界裏來了——尤其是他好似平空裏年紀增上幾十個數目；因為他們這時的共感是未曾略試的新奇的滿足——在他們的豔麗時代，是難獲得的——這滿足雖然大半是物質上的；但他們在精神上已受了相當的影響——不如說感應，這會令他和她的靈魂在一致的動律下，作一次脫殼入殼的動作，也就是他倆走下世界的階梯，而在另一世界裏再生。

‘你借給張鬍子那套十三俠他交還沒有？’她捧着碗，一面喝炸菜湯。

‘那部書頂沒意思了，盡道些個毛——’他說到毛字時看了她一眼。

‘毛賊？’她楞楞說。但趕忙將眼線從他眼中抽出，立刻划到碗內的白菜上面。

‘……………’

‘……………’

‘吃完飯，我說一段二度梅給你聽好麼？滿講

忠，孝，節，義這個四字……’他杯子推在一旁，接過她手中送來的熱饅首。

這時北屋裏房東焦老頭子忽然又咳嗽了兩聲，這分明是乾咳，這乾咳大凡同院的人們都可自由的任牠流進耳鼓，而又不經意的任牠漂出，然而南屋裏的何老四與何四姨就似有點不然，尤其是何老四酒後的臉由赤轉到發白，精神上却是驟然比較以前，這是他由臉上得來的不安，果然焦老兒也正在飲他夜晚那遍酒呢！並不是因為聽見乾咳，就全知他在喝着燒酒；因為他此刻又在那半喊着似的拍着棹邊高聲說起近來每酒必談的例話了：

‘……什麼年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現在嗎？這個時代就看外表！有吃，有穿是享福的，不管牠怎樣來？綠林裏的黑話說得好：“一條線上的”——全他媽媽的是樑上人……’

何老四的臉這時才微微露出點赤，她呢，是瞪眼瞪着他，捏在他手裏的一本忠，孝，節，義二度梅

射向他臉來斜斜的燈光截斷。

夜靜了，全院啞子一般，他靜靜的打開了房門，走到外面，她步隨在他身後邊，黑影裏他來到大門地方，將門門悄悄摘下，門啓開了，向街道伸出一顆頭是她的，她將身一閃，他出去了，門尙沒閉緊的時候，北房裏焦老頭又一連咳了幾聲嗽。

這可並不是夢，然而何老四就像是夢醒似的一般，也可以說他在年齡上面又回到以前曾經走過來的——不如說是丟開的中年時代，當初爲着什麼樣的原故丟開那時代？這還不是爲了窘嗎！他以爲他似乎在夢想的時節那是怎樣的樂天呵！因了自己的樂天同院的鄰人差不多都抹着一些油水了，尤其是取得房東焦老心中之一部好感——房租不到日期也可以照付的；但是不幸極了！他現在是又回到久別的窘中了！

據何四嬸暗地裏掐指計算起來，此時是距何老四遇險的那一天已經整整四星期，如果按焦老



兒那麼計算，是少兩天就成一個月的天數，在常時租金馬上就支用了，現在是欠下一月了，而且又追來一月，追來的這月又仍令他渺茫着，原由曾經何四嬸委婉對焦老說過：何老四那天夜裏碰壞了車上的油燈，黑道上跑起來因之摔傷了腿，但是幾個少數的隣人與焦老兒却在一般的猜想：何老四摔傷，一定是失神於牆頭上面且當他臥在漆黑黑的牆隅裏的時候，也許只有餓醒了的野狗因了誤會走過去嗅他，失望的嗅他……

雖然沒有人來敢於斷定何老四是一個廢人了，但是他的左腿說牠是斷折了也可以的呵！這點，腿的主人和一旁的鮑，却一致的沒一些疑惑了！

從回憶上回說，現時使他傷心的不是吃炒肉絲，讀二度梅的時節，是狂風裏將七俠五義按在花生殼上面亂找白菊花的時候，他現在對於這個時節，就像是在這時節裏渴望吃酒讀二度梅的時節

一樣迫切，一般的渴望着，這渴望眼見得一步步扶了太息的手，步入絕望之圈。

這一天，清晨何四嬸從粥廠領得份粥回來，一走進屋門時大嚷着：‘救人！救人！’

但是她却哭着跑出屋來了，何老四吐出血淋淋的舌頭在胸前已拖着多時，高高將身懸掛在樑與牆之間繫着一條襁帶上了！

焦老頭子抖顫着腿腳，嘴中禁不住發出一種似呻吟的聲音走進南屋，驚慌的睜開一雙老眼，瞅着樑棟上面何老四的懸屍，一時腦膜像觸了電一般，登時浮印出他那句每酒不忘的‘樑上人……’！

上海聯合書店